

风物咏

盈盈野草花

惟耕

暑期一过，秋雨如约而至。无论城市乡村，还是山岭湿地，甚至是海边的盐碱滩涂，许多花花草草，偏爱在这个季节开出形形色色的花来。

鹅绒藤

在贺兰山脉到黄河之间那片美丽的土地上，鹅绒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羊奶角角”，这个从宁夏女孩口中，无需翕动嘴唇就会轻轻跳出来的字，比鹅绒藤繁茂的藤蔓和叶子更让人记忆犹新。

起初发现它，是在宁夏黄河岸边的农田周围。正值仲夏时节，奔腾的黄河水被引流到充满希冀的玉米地里。在被黄河水浸润过的沟渠堤坝上，在爬满了瓜果蔬菜的篱笆上，那些不起眼的鹅绒藤也瞬间来了精神。毛茸茸的藤蔓迅速伸长，叶子生出鲜嫩的绿色，从花心中探出无数根丝绒的花朵，笑意盈盈地绽放。

后来，在贺兰山脉南段东麓、银川平原西北部的西夏王陵，我又见到了它。那本是一片既贫瘠又干燥的土地。然而，成堆成片的鹅绒藤在艰苦的环境中，守护着9座帝王陵、270多座陪葬墓和大量的建筑遗址。那些细小的、琐碎的白花，仿佛在轻轻诉说着一个朝代的繁华与衰退；那些无限伸展的根和茎，似乎将过往、现在与未来紧紧地串联在一起，让渐渐远去的时光不再沉寂。

回到沿海小城烟台，在城乡交界的灌木丛中、在大山深处的山谷里、在海边荒芜的滩涂上，我再次看到它的身影。它盘绕在任何一棵可以信赖的草木之躯上，向着天空，葳蕤花开。

我不清楚鹅绒藤起源于哪里，但它从巍巍贺兰山脉，沿着黄河，跌跌撞撞地来到东部辽阔的海岸线上，有点儿像我从海拔两千余米的山地，重回海拔不足百米的家乡。看来，鹅绒藤的适应性、耐性亦如我。

回首藤上稀疏的、已经成型的果实，我突然忆起黄河岸边那个一说话就盈满笑意的女孩。我也学着她彼时的样子，摘下一只嫩嫩的“羊奶角角”，剥去果皮，一根细细的、冒着乳白色汁液的果肉即刻呈现在眼前。填进嘴里，一丝稍带点儿苦涩的甜，溢满口腔。

一根青藤上，一簇凌乱的茎叶间，竟开满了一串属于远方的美好记忆。

蒺藜

蒺藜是我年少时最讨厌的植物之一。一个生在山区、长在山区的孩子，从来不惧怕那些形状各异的小石子硌脚，却最怕长着一身硬刺的蒺藜种子。

成熟后的蒺藜种子，天生就与这片灰土的颜色别无二致，散落在泥土之上，实是让人防不胜防。《楚辞》有言“江离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的句子，把蒺藜称为“恶木”以喻小

人。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讨厌它。

成年后，远离了乡村，即使仍然做着与农业密不可分的事情，但蒺藜却在我的脚下慢慢消失了，就如一段被生活忽略了的旧日时光。直到去年，在海南的一条田间小路上又看到它。

彼时，祖国的北方正值严冬，我正在炽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它却在我的目光里开出一朵朵轻灵的小花。那一刻，我突然原谅了它。也许是因为我们同时出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也许是因为它突然给我带来了诸多童年的影子。即使曾经有点儿怨恨，又有什么不能忘怀的呢？

前几天，路过一块荒地，无意间发现一大片旺盛的蒺藜，嫩绿色的茎叶，紧贴着地面向四下伸展出不同的形状，像极了一幅幅新颖别致的民间剪纸。因为是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当日绽放的花朵已经凋萎，但我能想象到花开时的盛况。

待返程再次路过这里时，意外看到几位趁着晚霞采摘蒺藜的村民。一打听，才知道这种人人厌恶的杂草，其带刺的果实竟是一种可以治病强身的中草药。

回到家，翻书，上网，查找资料。方知蒺藜有平肝解郁、活血祛风、明目、止痒、降血压、抗心肌缺血、延缓衰老等功效。《本草纲目》亦有记载：“古方补肾治风，皆用刺蒺藜，后世补肾多用沙苑蒺藜，或以熬膏和药，恐其功亦不甚相远也。”

田旋花

刚入伏的某一天，我去河套湿地公园，一道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堤坝围住了一湾碧水。水面上是一片看惯了不觉其美的睡莲，岸堤之上草木竞秀，一片欣荣。就在这丛生的青草之间，无意间发现一朵鲜艳的、向着阳光绽放的花朵。

因为距离比较远，我初步判断那应该是一朵打碗花。看到它缠绕的茎蔓和针形的叶片时，我才确定它是一株田旋花。在田旋花的周围，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鼓鼓的、时刻准备开放的花苞，乍一看，极像夜空中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星座。

人们躲在清凉的树荫里撩水听蝉，只有我与一朵不被人们注意的小花，傻傻地展露在滚烫的热浪之下。我在紧挨着这些花儿的石头上坐下来，仰起头。阳光格外刺眼，仿佛一团燃烧正旺的火焰要融化这世间万物。我不得不低下头，以迷离的目光寻找那朵小花，花朵仍然仰着笑脸，在微风中朝着天空致意，也朝着我。

昨日，应好友之邀去爬云峰山，在山北麓一小片山豆角间，我又发现了数朵田旋花的影子。它们宛如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小心翼翼地从山豆角茂密的叶子间探出头来，颇有“万绿丛中点点红”的意境。要是没有点儿

基础农业知识，还真会把它认作是山豆角开出的花。

田旋花又名小旋花、箭叶旋花、野牵牛，是旋花科旋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的生长在地势低矮的河湖岸堤，有的生长在海拔上千米的山谷草地，更常见的是在肥沃的庄稼地及其周边的田埂与沟渠内，以根芽、茎芽和种子繁殖后代。

对农民来说，田旋花也是农田中极难清除的杂草。它把根系深扎在麦田里，把藤蔓缠绕在玉米秆上，把花朵盛开在葡萄架上，我对它是充满怨恨的。但在与人类无争的杂草丛中，我反而佩服它这种卑微却不乏积极向上的力量。

长春花

我最早认识长春花，是多年前在四季常绿的海南岛上。在一片茂密的椰林深处，有一落上下连接着河流与丘陵的梯田，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如白色的闪电，自上而下，将梯田划作两半。土路两边，除了几棵常年结果的木瓜树，就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草。长春花也在其列，而且是开得最多、最亮眼的那种。

长春花这个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在海岛上那些数不清的风雨岁月里，我沾满泥土的裤脚，每天都会触碰到它的叶子或者花朵；忙碌的脚步也在它的花影中，留下一层又一层深深浅浅的脚印。别看我对它熟视无睹，它照常不分季节地，在每一个晴好的日子里，将花瓣盈满枝头。让我深感愧的是，直到今天，我也从未虚心地请教过当地人该怎么称呼它。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我从海南回来。回到老家，于老屋的天井里看到它熟悉的身影时，正在莳花弄草的父亲告诉我说：“咱农村人叫它天天开，好养活。”这是我第一次在老家看到它。没想到，这个来自千里之外的物种，竟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故乡山村的小花园里。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它。

时值五月下旬，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山村的每一个角落。父亲拿着一把自制的水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细心地浇灌着那些花草，就像呵护小时候的我们一样。母亲坐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用一把木梳梳着她那一头看起来并不凌乱的白发，目光则落在那两盆天天开上面。

在母亲的目光里，两盆天天开全都开满了花。稠密的花朵已溢出盆沿，几近遮住油绿的叶子。娇嫩的花瓣上面，仍跳动着晶亮的水珠。两盆花，一盆红色一盆粉色，被父亲摆放在一起，如同两张温和的笑脸，一张是母亲的，一张是父亲的。比起在海岛时给我留下的模糊印象，它们更多了一份清新与温情。

长春花，天天开，多么动听的名字啊！

诗歌港

寻花记

颖婕

风把天竺葵的红
吹成小灯笼时
我正蹲在晨光里
数茉莉花瓣上
没干的星
那是昨夜的月光
落在花蕊上的样子

长春花总开得执着
像我走过的路，不问季节
康乃馨的褶皱里
藏着柔软的风
我轻轻碰
怕惊散它裹着的暖

紫叶酢浆草
举着小五星旗
在草丛里喊我
蓝花草的影子浸在溪水里
我站着看
直到暮色漫过脚踝

口袋里还装着
上一次寻太阳花的瓣
这次又捡了三角梅的艳
我知道前面，还有没遇见的花
所以脚步不停
花在开
我在来的路上

好个秋

郁蔚

九月的风开始缝制夹衣
天空把云絮纺成薄纱时
雁阵已用南下的银针
在蓝绸上绣出人字宣言

树叶飘落是大地翻动书页
蝉鸣与虫吟
静静沉入泥土
而枝头悬挂的日月
正将金黄的甜酿灌进果核

海浪捧出跳跃的银鳞
田野端出缀满露珠的丰饶
在每道沟壑和每片滩涂
秋光正在盘点盛夏的遗产

人们把收获编成箩筐
秋风将芬芳传遍街巷
那风中飞扬的衣角
裹着海浪与星光的温度

我举起双手
接住这沉甸甸的季节
展开大地的版图
每道山川都在流淌金波

在这充满光明的节气里
每颗心都是饱满的谷粒
向着复兴的地平线
滚动着
闪耀着
成熟着